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陳振興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三

玉藻第十三之三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本又作齋頤以支反霤力救反袷居業反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孔氏穎達曰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

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是也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〻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為任謂以

左耳近君也　輔氏廣曰垂而必拱不盡垂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

案視下聽上只承頤霤垂拱總言其身容之俯蓋人

之耳目本平頭俯則見其目卑而耳高視下而聽上

矣孔反謂仰面非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

不俟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

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孔疏典瑞文謂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其餘未聞今漢使者擁節案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案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此其地也不俟者趨君命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被君召之儀節以玉爲之君使召臣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庾氏曰謂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　應氏鏞曰

豈終跣足而徒步哉倉猝承命而屨與車隨之而後耳　余氏心純曰以趨以走一節二節之所異不俟屨不俟車一節二節之所同皆敬承君命也

通論方氏慤曰孟子言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皆召以節之義也凡趨疾於行走又疾於趨

案君召以節為信節以三為度禮也然臣之奉君命弗遑不待三也雖二節以走矣不惟二也即一節以

趨矣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拜迎者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孔疏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荅拜亦辟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士於尊者之法而拜送者按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荅拜鄭注云禮有終故

也士於尊者謂士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答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門而答拜士士走辟之也　輔氏廣曰拜迎則勞尊者之答已拜送則盡已之敬

存疑方氏慤曰尊者不必大夫凡在已上者皆是士於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所大夫存亦名　孔氏穎達曰

此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君前臣名若大夫已歿而士於君前則稱謚無謚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名若士與大夫言及他大夫士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　應氏鏞曰大夫歿而舉謚與字所以體君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陸氏佃曰春秋書孔父夷伯此歿矣則稱字之證

案君所與大夫所異其地也言大夫言士異其人也

言大夫同而或殁或生異其時也禮即因之異惟其宜與稱耳士與君大夫言名士自卑其類也與大夫言不名大夫敬大夫之類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諱若言語所避先君之名祭廟不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凡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孔疏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臨文不諱為

惑未知者　孔氏穎達曰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敬大夫故不重敬也教學即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於事正

通論方氏慤曰曲禮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曲禮不言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在其間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曲禮不言凡祭舉親以見疏也

案禮入門而問諱敬人之親猶己之親以廣孝也是入大夫之門必諱大夫之諱即入士之門亦必諱士之諱矣而於君所無私諱者當君之前稱己之祖父必曰先臣某雖已易名不敢稱謚以尊君也若他大夫既殁則稱謚若字矣在大夫之所當大夫之諱而曰於大夫所有公諱者君之諱必諱之君之尊無往而不在也至他大夫之諱似可不諱然大夫尊亦不斥其名故曰於大夫所字大夫也若士之所則亦諱

士之諱若於君於大夫所雖此士在不諱之士畢也孔繹私諱為自父母甚明而宋元諸儒必曰大夫之諱皆不諱何耶

存異孔氏穎達曰崔云無私諱謂伯叔之謂耳若至親則不得言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

之心無自入也徵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趣齊鄭作齊疾私反還旋通中竹仲反折之設反

鏘七羊反

辟僻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士已上也玉比德焉孔疏詩秦風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聘義温潤而澤仁也至孚尹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齊當為楚薺之薺采薺路門外之樂節孔疏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薺詩為節至應門謂之趨孔疏爾雅宮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言之門内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肆夏登堂之樂節孔疏路門内至堂謂之行於此行時歌肆夏詩為節周還反

行也宜圜孔疏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折還曲行也宜方孔疏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曲折而東嚮西嚮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孔疏行前進則身小俯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孔疏卻退還行則身微仰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孔疏韓詩外傳文此謂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故秦詩注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自由也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廣明佩玉之事聶氏崇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二寸衡牙長三寸朱子曰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

大珠曰瑀末縣一玉兩端皆鋭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愽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端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方氏慤曰中規仁也中矩義也環佩以玉爲之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爲之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君子存心以仁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

入也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　朱子曰周還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又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也　吳氏澄曰徵謂聲中林鐘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鐘羽則中南呂也林鐘為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

配角黄鐘為宫陽聲之始故居左宫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宫近故以羽配宫

通論孔氏頴達曰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　陳氏祥道曰書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黄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

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出撞陽鐘而陰鐘應之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入撞陰鐘而陽鐘應之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蒼白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内遷非僻

之心無自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孔疏樂記

角為民徵為事宫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孔疏樂記宫為君羽為物

案步之中節與射之中節不同射必歌詩為節故曰何以聽何以射步不必有人隨之歌詩也孔謂於趨歌采齊行歌肆夏之詩天子容有之而鄭謂君子士以上亦槩言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耳士以上之君子無不佩玉者其佩玉必無不中徵角宫羽之節者趨

行雖不必如天子之歌詩其步之疾徐要無不中兩詩之節者玉之鏘鳴因其周折揖揚而孔尤畫地以計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而執玉不趨執龜不趨則異其事也君行一臣行二大夫繼武士中武則異其人也孔謂寢門外至應門趨寢門內至堂行則異其地也至右徵角左宮羽則大約言玉聲所中以起下鏘鳴之意必以左右分尊卑勞逸似迂又言玉最厚者宮最薄者羽則衝牙所觸而有聲者止兩璜無四璜

也諸儒論音不已且進而論律以兩壙而中十二律恐無是理其說每有求之太過者姑存而附論之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反綪側耕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世子也孔疏臣之朝君備以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

出所處而君在焉孔疏下云朝則結佩謂朝時明此出所處與君同在一處非朝處也

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孔疏去玉佩示已無德設事佩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也

結其左

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也縝屈也結又屈之（孔疏謂結其佩又屈上之也）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　孔氏穎達曰右設佩者謂事佩木燧大觿之屬也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縝結佩則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　又曰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為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義或然也　方氏

愨曰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居則設佩者此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於公侯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貊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既曰君在不佩玉又曰朝則結佩者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所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臣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者子避嫌於父也

在朝必佩玉者臣盡禮於君子亦臣也蓋各有所主而已朝雖佩玉然猶結之則又有別於羣臣焉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陳氏祥道曰齊所以著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

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德佩也　孔氏穎達曰去德佩非全去也結之使不鳴焉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為韠也

案佩有三德佩一玉在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右佩玦捍管遰也玉佩無有左右者陳用之謂加德佩於事佩之上誤也世子居常毓德為要故設瑜

玉而習其聲朝則雖設而結之無聲示德未成也燕
居侍父則并不設而去之并不敢言有德也左右兩
事佩恒結其左并於事有未能也鄭注本明孔疏以
左之結佩為君在不鳴玉誤矣先儒惟方氏最悉
又案齊服之韠無考鄭因春官司服有齊服玄端士
冠禮有玄端爵韠此記言齊爵韠故以齊服玄端言
之孔疏因玄端爵韠為士冠之服故據士言之然據
士冠禮疏引大戴禮公冠四加合緇布冠皮弁爵弁

玄冕而不言與士異韠則士以上凡服玄端皆用爵韠明矣又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玄端素端則玄端素端不特士之齊服矣或謂天子玄冕齊又樂記明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冕亦用端也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衝昌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

飾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眚　孔氏穎達曰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綬音受純讀為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兗反徐又作碝同玟武巾反又作砇同緼音温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

也孔疏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綦文雜色也孔疏顧命綦弁注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注云綦蒼艾色是綦為雜色縕赤黃　孔氏穎達曰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惟論玉質不論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　陳氏祥道曰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

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静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玟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瑜矣瓀或作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　方氏慤曰君以無為而體道道則純臣以有為而用事事則雜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以瑜之純而綬以

綦則雜之矣此非隆殺之辨歟　陳氏澔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孔氏穎達曰象環五寸法五行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并必正反紐女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

采衣紒也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論童子之儀童子之節謂未成人之禮節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并以錦為總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錦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　徐氏師曽曰前言弟子縞帶則此亦縞帶以錦為紳并紐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讀為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

勤謂執勞辱之事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氏穎達曰身充勤勞之事則收斂在手須趨走則擁抱之於懷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絇其俱反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幼小不備禮也絇屨頭飾也

雖不服緦猶免孔疏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成服童子雖不當室猶著免也童子不當室不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

者謂據成服之後也　深衣無麻往給事也　孔氏穎達曰不裘不帛為大溫傷壯氣也不屨絇未成人不盡飾為節也童子唯當室與族人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事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方氏慤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　陸氏佃曰童子於有

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為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

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陳氏澔曰童子未能習禮且緦輕故父在不緦父歿則本服不可違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早小煩長者為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飯扶晚反飧音孫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祭先飯謙也客祭者盛主人之饌也客飱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客自徹敬主人也徹奠於序端一室之人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壹猶聚也為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　孔氏穎達曰此論侍食及徹饌之節異爵謂尊於已者饌不為已故後祭先飯亦為尊者嘗食也客飱者若食竟作三飯飱也主人敬客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

合居一室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赴事壹聚共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　方氏慤曰先生尊者異爵貴者也

存疑輔氏廣曰徹亦徹醬也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鄭云齊醬屬也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然則主人不自置醬則客猶徹

飯與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

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核行

隔反摽七刀反後胡豆反先悉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弗致於核恭也上環頭忖也孔疏忖切

謂切瓜頭切去疐　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倫火齊不得故先君子非君賜不賀者惟君賜為榮也有憂者下絕亡非其句　孔氏穎達曰弗致於核謂懷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疐間下環是脫華處祭時取

上環祭之而食中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為榮故相賀拜　朱子曰注云頭忖謂𩠐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汙故以為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為手所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

通論方氏慤曰自然之味以先食為新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周官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而不及果實者

亦此之意

存疑陸氏佃曰有慶非君賜不賀言有憂者有慶惟君賜然後賀

案有憂者三字陸氏連上文不賀爲句不如鄭氏下闕亡爲正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補脱重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飱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待已及餕非禮也孔疏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孔子不食肉仍為飧者是季氏餕失禮故也

通論應氏鏞曰聖人待陽貨之禮婉而深待季氏之禮直而簡意者季氏猶可以微意警而陽貨不可與語與

總論范氏鍾曰食之節俎豆庶羞非不備禮也而置與徹惟以醬貴食味之主也左右給使非無以供役

也而賔主必自置與徹葢取親於其身之為敬且重也尊者逸卑者勞少長有禮矣男子徹婦人不徹男女有别矣一食之間曲盡如此古人非為飲食也為行禮也賜果懷核敬君也瓜祭上環敬先也薦新與火孰異尊賢也一果之微皆有法安敢肆情於禮節之外乎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稽首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　孔氏穎達曰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酒肉但初賜至時則拜明日不重往拜也

馬氏晞孟曰車服之賜庸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存異鄭氏康成曰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

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孔疏卿大夫為使臣

辨正陸氏佃曰謂非輕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輙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　應氏鏞曰凡君之賜服有命矣而曰君未有命者蓋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以為賜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詩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正以受而不辭也辭焉而又再命之然後乘服以拜況車馬重賜為人子者三賜不及馬則其必辭以待命可

知　王氏圻曰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難通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慎於尊卑也　方氏慤曰王者之賜與於其賢足以爵則賜之爵以馭其賢庸足以祿則賜之祿以馭其庸至於其賢不足爵庸不足祿而

恩私施焉則與之以馭其幸而已謂之君子則於賢庸為有餘小人則於賢庸為不足此君子小人賜與之别也　周氏諝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虢公晉侯之朝於周也同賜以五穀之玉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譏秦后子楚子

于之寓晉也同食以百人之餼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為譏况君子與小人乎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葷許云反茢音列去起呂反為于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皆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焄大夫不親拜

者不敢變動至尊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獻君物及致膳於尊者之儀大夫尊恐君拜已之獻故自不往而使已膳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案下記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疏為君不答士拜所謂不嫌君拜者以此故身自親送皆再拜稽首者雖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之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葤士之臣吏以食

獻士又去葷桃桃枝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答己解所以不自獻義也　方氏慤曰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去茢去其二者又去葷惟桃為不可去無貴賤一也皆造於膳宰者則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膳美食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茢

案少儀有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之文則陳説為是不然而大夫士以美食進君不幾於諂且褻乎

存異徐氏師曾曰造於膳宰不言拜恐授小臣時不必拜

案士拜送在家拜送其所獻以往也其造於君所則

又拜大夫則惟拜於家至造於膳宰時則使者代拜

徐謂造於膳宰不必拜未然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

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敵音狄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拜賜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便辟也孔疏大夫往拜至門外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乃拜拜竟乃退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衣服弗服以拜

異於君惠也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徐氏師曾曰於士言弗答拜則大夫為答拜而退可知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

有司是其類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己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孔氏穎達曰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贈從者之屬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受也　輔氏廣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　方氏慤曰行禮於人稱父不敢私交也人或賜之稱父拜之不敢私受也

徐氏師曾曰有獻而弗敢以聞即造於膳宰之義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也大裘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 孔氏穎達曰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内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皆襲也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路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為曲敬也 周氏諝曰以文為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

質為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馬氏睎孟曰充其服者內心也以德將者也然則致其飾者非禮之盛者也禮不足然後致其飾　陸氏佃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

通論方氏慤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則無藉以之聘璧琮則有藉以之享聘禮在先享禮在後因聘而後有享故也則聘禮固盛矣　吳氏澄曰此章前後有四充字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

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充者偹也滿也偹滿有盛之義焉不充其服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不充盛其服也服之襲也充美也使美藏於内而不露美之在内偹滿充盛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則不得為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充盛自處惟自抑損乃為敬君故臣以見美不充為敬也不敢充服不充亦同此義

存異孔氏穎達曰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别衣裼之是

不見美也

案此不裼謂充美其為襲無疑孔子曰至泰壇服裘戴冕璪十有二旒而孔疏云無别衣裼之是表裘也表裘則裘全露不惟見美而已而反以為充美可乎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于癸反徐以水反瘠才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諾不趨至敬也易方為其不信

己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

疏節言非至孝也齊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是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案趨則有容走則無容不暇疾趨謂不暇為容也〉　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若覔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還也且啓云日中還不得過中　方氏慤曰出不

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孝子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也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故親癠色容不盛

存疑孔氏穎達曰親之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令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顯顇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

案疏通也疏節猶言通禮如此鄭引文王色憂証色容不盛而云非至孝正使人由可見處思其至處而

孔疏分為二等失鄭義矣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圈起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圈屈木所為卮匜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孔氏穎達曰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為此事也　方氏慤曰書謂書冊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

惟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　輔氏廣曰於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惟篤於孝者覺之上為疏節而此為至性也

總論范氏鍾曰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況父之所命呼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一舉足不敢忘況敢易方過時此生而盡其情也及其疾病色憂不滿容中心達於面目不自知此病而致其憂

也然皆疏節爾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思其居處思其所嗜覩物動心有不忍焉此終身不能忘況而致其思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魚列反棖直衡反閾音域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

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孔疏鴈行參差節級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

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賔之上介在賔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　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從也閾門限此謂聘客也公事聘享私事覿面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入門謂入大門此謂兩君相見主君在闑東賔君在闑西皆當棖闑之中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棖謂門之兩

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此明朝又明聘賓入者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不履閾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賔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也

通論方氏慤曰入門左而自闑西以就西階故也入門右而自闑東以就東階故也公事為國而與主君敵故自西焉私事為已則從主君而已故自東焉曲

禮又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則一自東而已與此異者彼言為臣此言為賓故也　朱子曰案此云門只有一闑賈氏儀禮疏獨云門有二闑故中庭之處及君與賓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攷之

案聘禮行聘時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是公事自闑西禮畢而請覿賓覿入門右北面奠幣擯者辭則承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其上介請覿奠幣奉幣

禮亦如之惟士介初入門右擯者辭士介終不敢入門左是私事自闑東者從其初之入門右而奠幣言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毋音無圈舉遠反豚徒渾反說文從彖彖文從肉豕作豚齊音咨頤音移霤力救反剡以漸反蹜色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孔疏二足相躡每蹈

於半未得各自成迹繼武迹相及孔疏兩足迹相接中武迹間容迹也孔疏中猶間也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履也孔疏履頭恒起無復繼迹之異移之言靡迤也孔疏靡搖動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疏雖履恒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搖動欲或為數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孔疏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曳踵孔疏足不離地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直也頤或為霔此疾趨

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　孔氏穎達曰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徐趨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端行覆上疾趨之節端行謂直而行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疾行欲速而身屢恒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前

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言舉足狹數也　方氏慤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故君至於士尸行之節其別如此圈豚行不舉足者謂回旋而行也席雖以坐其行而就坐之時亦以是為節焉剡剡則如火之趨上固異乎流之趨下矣

輔氏廣曰趨雖疾而布武未改故曰足毋移併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

存疑陸氏佃曰豚行盖言冕行知然者以端行弁行知之也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

案武專以足跡言行兼以身容言就足而視其跡則有接武繼武中武三者之異而君大夫士之貴賤以殊此各人尋常行步之法也就身而視其容則有圈豚行端行弁行三者之異而趨之徐疾亦見此臣與君行之法也尊君故行舒緩惟有接武一法臣恭君

命故有徐趨疾趨二法盖君行一臣行二徐趨二步而始如繼武之一步疾趨二步而始如中武之一步總以反覆形容行步之節爾其言尸者君不迎尸而事尸於堂禮堂上接武故因言君而並及之恐不當謂大夫與尸行繼武士與尸行中武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又音陽齊才兮反賀在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惕惕直疾貌凡行謂道路也孔疏道路

雖速疾不忘於直故其容疾而直　齊齊恭慤貌孔疏齊齊自收持嚴正以對神不敢舒散也　濟濟翔翔莊敬貌孔疏濟濟有嚴儀矜莊翔翔行而張拱並朝廷所需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静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齊音咨又側皆反遬音速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遬謙慤貌遬猶蹙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静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

容肅似不息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

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孔疏詩小雅小宛之篇

孔氏穎達曰舒遲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

人則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寛奢也燕居謂私燕所居

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惟須溫溫不欲嚴慄　應

氏鏞曰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　輔氏

廣曰莊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慍

通論方氏慤曰舒遲所以脩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

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遬齊則不舒遬則不遲告溫溫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　陸氏佃曰口容止足容重則言行可知後言燕居則以上非燕處之容也孔子曰居不容

總論朱子語類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

存疑鄭氏康成曰立容德如有予也孔疏德得也如人授物於己己

得之己授物於人人得之形　徐氏遡曰德音置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覩其人在此　孔氏穎達曰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齊容貌見於一身顏色獨見於面致誠信與忠敬則視無形於有形聽無聲於有聲矣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纍良追反顛音

田視又作目瞿紀具反繭古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 孔氏穎達曰顛顛謂顏色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昧也 輔氏廣曰纍纍顛顛皆隕落崩壞之貌繭繭鬱結而未有緒也 陸氏佃曰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暨其記反詻五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也厲肅

儀形貌清明察於事也　孔氏穎達曰厲嚴也肅威也視容清明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也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讀為貶彼檢反又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鹽

正義鄭氏康成曰讇謂傾身以自下也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摇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顛讀為闐玉色色不變也

案立容辨者賈子誼曰固頤凝視平肩正背端股整

足體不揺肘是謂經立因以微磬曰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經立天子宜之拱立國君宜之肅立大夫宜之卑立士宜之所當辨也立至於卑則易謅故又戒之頭頸必中即平肩正背之意統言之也下又合行容言之言人立則静行則動其静如山之凝其動如時之運此必有盛德之氣闐實於中故休美之光著揚於外如玉有温潤縝密之德自有孚尹旁達之色非有意為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罄折也揚讀為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立容謂軍中立之容山立者立則嶷如山之固樂記總干而山立　輔氏廣曰山立重也時行敏也兵法曰來如處女去如脫兔

辨正吳氏澄曰舊注以立容辨止玉色合上戎容四句共為一節今案上文記喪容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喪之色喪之視喪之言記戎容亦先總一句乃分

三句記戎之言戎之色戎之視喪容之哀先觀顔色故色容先於視言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先於色視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别為一節

黄氏曰立容辨謂所立之容明辨尊卑左右之分無僭上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乎諂媚故云卑無諂

案鄭訓辨卑為貶卑謂磬折孔謂在軍當貶損卑退不驕士卒又引樂記總干山立以釋山立不貶卑與上異訓矣輔氏黄氏皆指為戎容吳氏别為一節黄

氏於立容辨斷句辨字不改讀得之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守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陜者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孔疏春秋大夫出使之時稱己君為寡君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天子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天子與

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祇是一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内惟有此一人尊之也伯自稱於諸侯言已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則云天子之吏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之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

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男者亦曰男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小國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也其在國自稱亦曰孤　方氏慤曰於後言小國則前所言皆大國也

存異陸氏佃曰予一人求助之辭伯言力而已亦謙也不言之於天子著其於敵以下自稱如此據諸侯

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且言天子言伯以臨下之辭稱之亦言之法諸侯言之於天子則非是也若後世上表與據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且曰某土之守臣某則在國可知其在邊邑自玆以往非王土且非守也為屏而已故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同姓異姓小邦諸侯自稱如此知然者以天子同姓異姓大國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知之也然則小國之君即前所謂庶邦小侯是也

案某屏之臣某依疏為自稱於天子之辭其在邊邑云者緊承上語也陸氏據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而疑此為非謂若後世上表非也據鄭注曲禮謂臣某侯某為嗇夫承命告天子辭則此為自稱於天子可知且邊邑何嘗不是守土屏亦有守衛之義虞書外薄四海安見邊外即非王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孔疏如此言下大夫自名爲對己君則經云上大夫曰下臣亦對己君也　孔氏頴達曰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爲介接主君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君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

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也　輔氏廣曰上大夫旣曰下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　方氏慤曰世子亦公子爾以為適而傳世故名世子而擯者亦曰寡君之適

通論孔氏穎達曰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己為主人故稱擯也且擯介散則通

案孔氏據君前臣名謂宜曰下臣某是也經其省文

與抑與下大夫自名互備與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孽音枿五葛反徐五列反傳陟戀反遽其庶反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孽當為枿聲之誤（孔疏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　方氏慤曰世子為適則知公子為庶庶子孽也適子本也故公子曰臣孽謂之孽者以其自本旁出若木之有孽故也）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孔疏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　方氏慤曰周官行夫下士掌傳遽之小事急而不違曰遽士以事人為事故自言服傳遽之賤役　案傳遽特謙辭如下走及牛馬走之類非必盡掌傳遽也）士臣於大夫

者曰私人孔疏此下文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也　孔氏穎達曰公子曰臣孽謂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傳遽亦謂對己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為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　輔氏廣曰公子曰臣孽常使其自别於適也𥡴大夫得臣士而士稱於他大夫不敢曰外臣辟君也　方氏

懿曰公子與士皆不言擯則以卑而畧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

辨正劉氏敞曰鄭説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卹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案此言私事所以别於公也若奉君命則公矣故不曰君事而曰大夫私事然大夫交不出竟兹記固春秋之變禮與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賓必刃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孔疏案聘禮及竟張旜周禮孤卿建旜故知大聘使卿小聘使下大夫孔疏聘禮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案大聘大夫為上介今云如其為介故知小聘是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

也　孔氏穎達曰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賔賔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輔氏廣曰寡大夫官也寡君之老君之所尊也私事使固不可稱矣

案非正聘降其所稱用臣禮也正聘隆其所稱用賔禮也大夫正名於他國重本國之體以不辱君命也使公士擯則稱寡君之老寡大夫而此擯者亦得受

賓禮使私人擯則稱名而此擯者亦不得受賓禮也

公私之辨其嚴如此

總論范氏鍾曰凡自稱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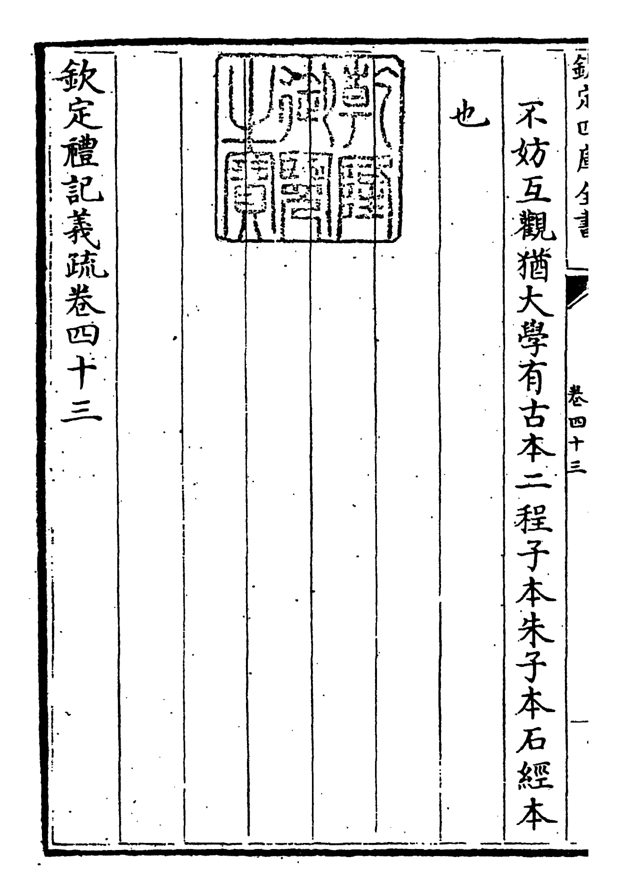
擯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也曰老

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對尊者極其謙如某守臣

屏臣曰孽曰傳遽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己

案戴記如曲禮少儀雜記諸篇多係掇拾不甚條貫

又有後來爛脱者元熊氏朋來吳氏澄各有考定本



不妨互觀猶大學有古本二程子本朱子本石經本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秦聯登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此於别録屬明堂陰陽〈案周公益佐王以朝諸侯非諸侯朝周公也且據目録以記言是記所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也乃云諸侯朝周公益恍〉

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别録屬明堂陰陽　方

氏愨曰孔子言宗祀文王則祀事以之明孟子言行王政則政事以之明此言朝諸侯則朝事以之明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故曰明堂位也　馬氏晞孟曰明堂者天子朝諸侯班政教之堂見於聖賢之言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之外無足信而此篇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為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葢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

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説不同也

案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删之此篇取逸周書略加删改以為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殁用天子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輔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魯用郊禘其為成王所賜及後所僭者攷諸經傳自明此必周末魯陋儒為之或以為馬融所增但鄭親受業

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於别録屬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於義無可取惟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畧具於斯則考禮者之所不廢云

通論陸氏佃曰清廟之詞約周也明堂之詞侈魯也　楊氏復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

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

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辨
說而知其謬矣
存疑孔氏頴達曰案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
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
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
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
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宫方三百
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宫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古周禮孝經説明堂文王之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説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似秦吕不韋作春秋時説非古制也鄭於此則用淳于登之説别錄則依考工記之

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則曰辟廱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

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隠清凈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瀆慢囚俘截耳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内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内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之意也　陳氏祥道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

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别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玊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

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饗在焉故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

案明堂之制尸子言神農曰天府黄帝曰合宫漢公玉帶上黄帝圖四面無壁中一殿覆以茅渋上古惟事天制朴略如是足矣堯曰衢室言室疑有壁言衢則四達然猶一室也考工記夏后世室五室九階四旁夾牕則室分而每室四戸戸兩牕且以安身矣殷人重屋則幾如樓故方士因之言神

人好樓居周人彌文則就五室又析而為九故大戴言九室十二堂考工複言五室文譌耳然自是五室九室兩説爭衡而不决不知明堂有廟有室有堂廟以事神堂以聽政室以安身而其間有分有合月令於中言太廟太室蓋事神於太廟之堂安身於太廟之室此地合而用實分也分祀五帝則南明堂北玄堂東青陽西總章合此太廟為五廟以安身則四左个四右个合此太室為九室而

四仲實皆居太室各以方啟蔽其戶牖即為十二室也以布政則即以四正為堂設斧依於此故明堂玄堂太廟早被以堂之名而八室室各直其堂則即謂之十二堂亦無不可此又用分而地實合者也尚書大傳言路寢九雉雉三丈則二十七丈蔡邕獨斷言明堂廣二十四丈大戴盛德篇言明堂宮九百步即區之為九而每方三百步步八尺則方廣二百四十丈是考工所云廣九筵深七筵

者止就一堂度之非通明堂之縱廣而計之也唯就此九百步者為四周之垣三重而中一區五其五分為二十五區中一區為太廟太室周八區為太廟之庭四面各五區虛兩角四區使上可圓面三區中一區為太廟旁兩區為左右个則下可方而又周虛之為諸侯序立之庭則作雒所謂四阿考工所謂重屋白虎通所謂四達專指太廟張衡所謂八達指由太廟達四廟蔡邕所謂二十八柱

指左右个盛德篇所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通指
内外九室也如此則户皆有可由牖皆可受明而
事神布政安身亦各得其用矣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朝直遥反斧音甫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
户牖之間孔疏釋宫云户牖之間謂之扆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之
位也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

所立之處斧依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户牖間

方氏慤曰斧即黼也其繡用斧故謂之斧依即扆也

馬氏晞孟曰斧者威斷割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於天下也南者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郊特牲曰天子南鄉荅陽之義

王氏曰古者受朝立而不坐

存疑吳氏澄曰成王七年之三月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

存異鄭氏康成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孔疏案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謂辟成王也天子周公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己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吳氏澄曰考之書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周公代成王誥諸侯而有多方之書葢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不見周公代王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葢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注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

案吳謂周公營洛王不在洛諸侯以侯會三公之禮見公非也洛誥明言伻從王于周戊辰王在新邑安得謂王不在洛諸侯但以會三公禮見公耶蔡邕引檀弓有王齊禘于清廟明堂也之文朱子釋頌清廟篇亦引書王在新邑烝祭歲實周公攝政之七年又引書大傳周公升歌清廟左傳言清廟茅屋則此明堂之為清廟在洛邑而不在鎬京其為朝諸侯之地而非七廟之廟甚明但書所謂烝祭在冬而以文武

竝配其後則在季秋而專以文王配如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耳亦不得訾太廟明堂同實異名為謬葢古路寢太廟明堂辟雍規制畧同初非合四者於一地也或據覲禮謂明堂即方明壇恐不然葢方明止一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尺竝無堂室户牖所謂在王都則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特築之巡守至南西朔三嶽無明堂亦築之若洛邑泰山有明堂則不須築壇即于太廟設方明行會盟四大廟受幣

亦無不可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耳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孔疏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朝位之法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伯以下皆云國諸侯云位者以三

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案逸周書三公下亦有之位字）方氏慤曰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北面同義公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答王焉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

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
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於天子壇壝宮於國外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
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
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葢亦國外之禮然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
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
之外南面東上

正義皇氏侃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東今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方氏慤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與此不同者爾雅釋地謂殷代此及職方並謂周禮
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答趙商問云職方四夷
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
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爾　陳氏祥道
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
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
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
於西北之門外宜矣

案朝宗覲遇會同雖異名而統曰見義固取乎其面天子也面天子則皆當北面不北面則皆當北上故曲禮曰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覲禮曰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以近君為尊也若四裔既在四門外不得見君則周而環之隨其所面而皆以右為尊所謂地道尊右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采七在反塞先代反又先則反又逸周書四塞字在九采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門謂之應門孔疏明堂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向大門應門也應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案采衛要三服止言九采舉近也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孔疏周禮大行人文案四塞兼鎮蕃三服不悉數略遠也

方氏慤曰四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

之以朝貢之禮故也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

存疑鄭氏康成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孔疏案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名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孔疏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

孔氏穎達曰九州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采亦是事言各掌諸侯之事　陸氏佃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是

與爨言采者亦夸大周公之徳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四塞即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隨諸侯大朝會一見王朝於門外是也

辨正王氏炎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葢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九采之國反

在應門外鄭說曰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為此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竝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案此序諸侯之位証以禹貢周官多不相符鄭注九

采九州之牧九牧不應序應門外故陸氏以為要服荒服也孔氏以為采取當州美物貢天子謂之采則采之為言貢也國語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歲貢終王是蠻夷近戎狄遠也此九采之貢即上蠻夷四塞告至即上戎狄而王制分蠻夷為東南戎狄為西北周家疆土始自西北而漸及東南以洛邑天下之中計之實是西北之戎狄近東南之蠻夷遠不相反與盇蠻夷戎狄各舉其種類性情

氣習名之東南地遠而柔順易服故列之要服中言猶可要約也西北地近而剛狠難服故列之荒服中言此止可包荒不必以禮信責之也明乎此則異同之說有不必爭矣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孔疏大司馬職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鄭略引之　孔氏穎達曰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　吳氏澄曰此總結上文

因釋明字之義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相息亮反量徐音亮

正義鄭氏康成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　孔氏穎達曰此明周公有

勲勞之事鬼侯周本紀作九侯 方氏慤曰紂之罪不止於脯鬼侯葢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度起於黄鍾之長其方象矩量起於黄鍾之龠其員象規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語所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歲　又曰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注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

案金縢及東山詩周公當攝政時即居東及東征何

暇與政而乃有三年太平之説乎至營洛為立國要計如力役猶至説則特以是姑試民心而已不足信也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勲事功曰勞孔疏是司勲職文曲阜魯地孔疏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臣瓚注

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

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孔疏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竒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謂之成國

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孔疏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也知魯公謂伯禽者伯禽歸魯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周公不之魯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皆爲

周公有勲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　方氏慤曰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於魯書言魯侯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而此又或稱魯公者葢公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也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乘者以輸國言之則曰公車其實一也

案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即周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亦然非謂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内也孟子令魯方百里五猶以為當損安有如注疏四十九箇方百里之説哉或據前後漢書地志實之謂魯全有兖州而跨徐青二州之域不止方七百里孟子儉於百里非確令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令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費縣之内而在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始尚有

費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鄟取邿滅項明見於經則方百里者五實并小國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於周公封國故隘言之而漢志反確於孟子者耶存疑鄭氏康成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孔疏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為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并五五二十五孔疏既受五百里之封為五五二十五同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　方氏慤曰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伯禽

以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孔子言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以為東蒙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

辨正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

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　王氏炎曰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益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益半天子之國矣　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

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魯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之說與　張氏燧曰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仲曰天子八諸侯六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不舉以對皋鼬之盟祝鮀言魯衞所賜纖悉畢舉何於最大者反

不及之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若果賜子家敢面斥之耶非特此也周公閲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辭不敢受甯武子來聘魯賦湛露彤弓而曰敢干大禮可見魯僭尚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曾無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禮王使止之魯自僭耳至史克作頌以郊為夸而疑似之説遂至今矣

案成王元年丁酉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蔡流言秋

公出居東武庚入于衛以叛二年王師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武庚入于邶管叔自經卒奄徐淮夷皆入于邶以叛秋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衛遂伐奄及蒲姑冬滅蒲姑四年封太公于齊封康叔于衛秋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以奄地封伯禽為魯侯公羊子曰封伯禽以為周公也六年命太公康叔為方伯分監東諸侯七年周公復政于王二月王如豐三月命召公如洛度邑命

周公如洛誥多士于成周作多士遂營東都作名誥洛誥秋王如東都大朝諸侯于明堂冬烝祭于明堂命周公留後于洛王歸十年公自東都歸居于豐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徧考逸書竹書書大傳史漢年次井然而後儒妄以意為說或改其年或亂其事使人迷目故合而論之葢魯地即奄地必奄滅而後魯可封故凡謂周公封魯在武王時魯公之國在成王元年皆妄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載音戴弧音胡韣音獨旂其衣反本又作旗旒本又作斿力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孔疏祭天尚質大路一就

知是祭天所用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孔疏弧以竹為之其形為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弓衣謂之為韣

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孔疏周禮日月為常又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

通論陸氏佃曰孟春不言正月著魯卜郊卜日其從

之疾也穀梁曰我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　方氏慤曰大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隆殺之微意也　輔氏廣曰變公爲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卷冕立於阼亦以此

存異鄭氏康成曰孟春建子之月孔疏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魯之始郊日以至孔疏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為魯故此云魯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方氏慤曰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魯所以於孟春祀帝於郊季夏禘周公於太廟魯人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凡

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韣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謂之載旂者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與辨正王氏炎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啟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旂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

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案春秋魯郊皆以春無以子月郊者蓋周郊以周正之孟春魯郊以夏正之孟春作此記者欲誇之故以為孟春耳周禘以周正六月魯禘以夏正之六月於周為秋故詩曰秋而載嘗而祭統亦言大嘗禘也鄭

必以魯為王禮而并改郊特牲之周為魯已非正據

且魯之郊必非成王賜也成王之賜以尊周公郊配

以稷不配以公於尊公何與春秋隱桓莊閔無書郊

者若果王賜何歷數公不一舉與詩明言莊公之子

龍旂承祀春秋於僖始書卜郊然則吕覽所云惠公

請而王不許信矣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

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大廟音泰後大廟皆同犧象鄭素何反今如字罍音雷灌古亂反瓚才旦反篹息緩反琖側眼反散先旦反梡苦管反嶡居衛反又作橛音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孔疏公羊文十三年傳白牡殷牡也尊酒器也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孔疏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孔疏即用竹不可刻飾故知雕鏤其柄直謂柄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

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孔疏鄭恐散角以璧為之故云以璧飾其口梡始有四足也孔疏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嶡為之距孔疏賀瑒云直有腳曰梡加腳中央橫木曰嶡夏世漸文故也孔氏穎達曰自此至下也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己代之牲故用殷牲也犧象山罍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際堂上薦朝

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令褒崇周公於禘祭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也鬱謂鬱鬯酒黄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故用之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謂所薦菹醢之屬以玉飾豆故曰玉豆篹形似筥亦薦時用也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故曰玉琖加謂尸入室饋食朝獻竟夫人酌盎齊亞

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時夫人
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
侯為賔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
此總云加先散後角便文也梡嶡兩代俎也梡形四
足如案阮氏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
一尺諸臣加雲氣嶡亦如梡而横柱四足中央如距
天子以漆飾之　陳氏祥道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
而牲則用白牡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也

犧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内也罍也者貯酒而
給於尊謂之罍者有雷之象山也者止而安者也罍
以山者所以安於神玉者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者也
故於瓚用玉圭者鋭而有生物之利也故瓚之柄用
圭豆之飾與瓚同意篹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
以其質而有取乎文也璧者圓而有天體之象散者
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也　馬
氏晞孟曰黄目者以黄金為目郊特牲曰黄目鬱氣

之上尊也玉豆所薦謂葅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
篹所薦陸產之物凡器飾之以玉者皆貴文之意也
案犧尊聶氏崇義謂尊腹畫牛是也阮諶言尊為牛
形先鄭謂飾以翠羽後鄭謂刻為鳯羽娑娑然皆非
也象尊阮諶言以畫象飾尊是也先鄭謂象鳯凰形
後鄭謂象骨飾尊皆非也山尊聶云刻為山而畫之
受五斗罍尊郭璞云刻為雲雷受一石鄭謂刻山於
罍非也宋劉杳言二尊刻木為之胡翰言皆鑄銅為

之玉瓚大圭者璋瓚用半圭用大圭為柄者貴也篹

籩也雕之未加漆飾虞制也仍因也玉琖仍雕用夏

玉琖之制而加雕猶異於周之玉爵也梡俎虞制也

夏為嶡俎周足下又加跗為大房

通論方氏慤曰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此不

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　王氏炎曰周官有鬯人

鬱人不加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

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

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召虎周公在東都日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周公禋於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故鬱尊有黄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案本文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竝不言以禘禮祀文王於周公之廟本文雖誇然實其時親見僭禮之所有而誇之也而說經者更益以事之所實無如趙

伯循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何據乎葢始封於魯者實伯禽非周公故伯禽稱魯公周公不之魯故止繫以畿内之采邑稱周公不稱魯周公也但伯禽之封魯以為周公則周公為魯之始祖薨即祀之魯太廟而魯公又實為始封之祖不可列之昭穆五世而祧故别立一廟為世室至大祫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禘所自出而始祖配之矣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　又案上孟春舉夏正則此季

夏六月亦夏正建未之月不於巳月避周天子也周禮祫禘朝踐用大尊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周禮祫禘灌用虎彝蜼彝冬烝灌用黄目魯不用虎彝蜼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賔加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公有王禮故俎用梡嶡魯公以下無所嫌則用大房與周公白牡魯公騂剛同義則魯亦何嘗概用天子

禮樂哉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任而林反 或而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清廟周頌也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廣大也

孔氏穎達曰升升堂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

也下堂下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冕衮冕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舞大武謂為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皮弁舞夏樂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緫干以樂皇尸是也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

唯言蠻夷則戎狄可知一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納夷蠻之樂皆於太廟奏之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方氏慤曰武王以征伐之大功而戡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大德而受禪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然則大武者武舞大夏者文舞也其樂先文王之歌而後武王之舞者時之序也其舞先武王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事之序也先王之時祭必用夷樂周官有韎師及旄

人鞮鞻氏之職者以此　陳氏祥道曰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懐也通論孔氏穎達曰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漸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樂持戟舞助時

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異故白虎通與此各舉其一朝離則株離也案記無株離說而疏乃鑿鑿言之此不可解但與白虎通辨異同姑竝存之陳氏祥道曰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銀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圭以為棫柲是也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

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樂如此則魯有之康周公故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考之於經舞干羽於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於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皆先武而後文蓋武以威衆而平難

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

又曰四夷之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

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株離是也其他不可以考

存疑鄭氏康成曰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孔疏謂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為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也

又曰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孔疏引詩以證經南夷之樂任南即南也

案先儒謂象為周頌維清篇注疏以象為武王樂前

已於文王世子篇内辨之矣兹不贅顧象有但以管吹之者此所謂下管象與升歌清廟相對一歌一吹也有執籥以舞之者所謂象箾南籥與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相對一文一武也鄭每合象武為一而云以干戚舞象顯與下管字違孔又云下管謂吹大武又顯與象字違矣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

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卷古本反褘音輝袒音誕

正義鄭氏康成曰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孔疏詩鄘風引周禮追師證副是王后首服褘王后之上服孔疏案周禮褘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但褘衣是王后服之上者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孔疏世婦與大夫同位大夫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

孔氏穎達曰前

經明祀周公所用服物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迎牲於門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酳尸之時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祀之屬當祭之時令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

合如此　方氏慤曰首飾以副為名者首以髮為正飾則副之故也君立阼夫人立房中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肉袒迎牲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也牲則於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君與夫人祭主也必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其職雖揚又不可侵故言各焉廢職則不揚矣服大刑則肆師於祭

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通論陸氏佃曰君出迎牲卿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籩命婦贊夫人男女相辟别嫌也　方氏慤曰凡籩則豆從之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饗季孫宿有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焉葢以籩尊而豆卑故

也及其竝陳則籩居邊而豆居裏然則以尊卑言故曰籩豆以内外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

餘論孔氏穎達曰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言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案女御賤無與祭禮

案周禮公之服自衮而下如王之服則三公之一命衮者皆得以服之而其夫人亦得以服褘衣不必二王之後也陳祥道謂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

君道故其冕如之恐未必然蓋出而有君道者不獨諸侯伯子男於其國亦君也豈皆得服袞乎　又案禮袒而毛牛袒而割牲未有言肉袒者免冠乃肉袒此冕可肉袒乎此肉字疑衍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礿音藥省讀為獮仙淺反蜡仕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省讀為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孔疏祭社祀祊大司馬職文祊當為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　大蜡歲十二

月令鬼神而祭之　陳氏祥道曰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祀方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得祭之事　方氏慤曰言夏礿秋嘗冬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礿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礿為春祭耳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

言秋以該春案言秋猶以該春蒐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可報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此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春祀魯在東方孔疏在東方朝恒用春當朝之年以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孔疏又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祭朝闕祭　巡守在于二月不於正月皇氏云諸侯預待於竟故不得正月祭也方氏慤曰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主爾　陳氏澔曰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

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為蜡之豐嗇舊讀省為獮者非

案此不言春祠者以其或闕故省文也豈謂歳歳廢

春祭哉　又案礿嘗烝社蜡俱以祭祀言之省亦當

然鄭改省為獮蓋以獮有方祭耳陳説非不于大蜡

義相貫然記文六事竝列自宜以類相從未必省字

獨别為一義也

總論吳氏澄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

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祭君卷冕以下為夏

礿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四時得服王之衮冕后之副褘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於太廟與夫春蒐之祭社秋獮之祀方冬月之八蜡魯皆得以如天子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鐸大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皋之言高也

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孔疏詩大雅文王緜之篇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　孔氏穎達曰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皋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　方氏慤曰名以庫門而比天子皋門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天子五門一曰路門路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三曰雉門觀闕築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五曰皋門皋緩

也近則迫遠則綏皋門爲五門之遠者故也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

通論孔氏穎達曰魯祭天不得祭圜丘服衮不得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也記者美之云是天子禮耳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　李氏覯曰魯行天子禮樂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

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朱子曰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又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　陳氏祥道曰鐸有以金爲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爲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爲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爲春周官小

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是也
案方氏云自外入臯門近庫門故庫門比臯門之制
自內出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於理爲足
陸佃以庫門爲中門使庫門果中則所謂自寢門至
於庫門者不應至此遂止也蓋庫雉路三門凡爲諸
侯者皆有之故衞有庫門見於家語特魯之庫雉制
如天子之臯應爲不同也諸侯有三門則天子有五
門以服物制度差數推之禮應如是劉氏敞明天子

亦三門何以别於諸侯乎且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

庫臺庫庫門臺臺門即雉門是天子有庫雉矣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

屏天子之廟飾也藻本又作繅音早棁專悦反復音福重直龍反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

亮反坫丁念反康鄭音杭苦浪反陸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山節刻欂盧爲山也孔疏欂盧今之斗栱藻

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孔疏侏儒柱梁上短柱也復廟重屋也重

檐重承壁材也孔疏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刮刮磨也鄉

牖屬謂夾户牕也每室八牕爲四達孔疏詩豳風塞向墐户是牖屬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於兩楹之閒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孔疏崇高也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孔疏漢時謂屏爲浮思故云今浮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浮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故稱屏曰浮思孔氏穎達曰此論魯太廟之飾刮楹者楹柱也以密石

摩柱也達鄉者謂户牖通達坫築土爲之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　陸氏佃曰崇坫崇矣康則使圭安焉康讀如字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　應氏鏞曰嚴密静深以安神靈故復廟以邃其藏而重檐則又以避風雨也絢麗赫奕以昭物采故刮楹以華其飾而達鄉又所以通日月也稠密重固幽而神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　方氏慤曰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

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　輔氏廣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

案鄉飲酒禮尊於房戶閒賓主共之也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唯君面尊惠必自君出也兩君相會則兩君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閒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崇坫康圭以其高則讀亢以其安則讀康鄭陸二義俱可通竝存之　又案

此以上極言周公功之大而成王報禮之隆然即其所言細數之則周公廟所用皆前代天子之禮樂其與周同者皆降王禮一等則當時所僭亦微矣不得以此記及魯頌所無者誣之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鉤古侯反乘徐食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孔疏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大路木路也　孔氏穎達曰

此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别路即車也　陳氏祥道曰鸞在衡和在式鸞鳴則和應唱和於自然故虞氏之車以之鉤者曲也致曲以趨時者人之道故禹之車以之大路繁纓一就周官謂之木路木則質而其制畧殷之道畧於周故車以之　輔氏廣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

通論方氏慤曰曰車上下之所通曰路尊者之所獨以上下之所通或以鉤車為兵車司馬法言鉤車先

正是已以尊者之所獨故郊特牲言乘素車貴其質

是殷以大路祀

存疑鄭氏康成曰乘路玉路也　陳氏祥道曰乘路

繁纓之就十有二周官謂之玉路玉爲陽之精而其

制文文之盛莫過於周故車以之　方氏慤曰巾車

言玉路鍚樊纓以祀是周以乘路祀明也

辨正王氏炎曰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

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葢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

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爲玉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綏鄭讀緌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疏書牧誓文引之者證白旄以指麾是大麾也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孔疏引周禮者巾車職文明天子所用魯亦當然孔氏穎達曰此論魯有四代旌旗大白白色旗大赤赤

色旗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陳氏祥道曰旂之制始於舜至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殺而屬乎義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有虞氏當言緌孔疏虞質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縿夏后氏當言旂孔疏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縿此蓋錯誤也

案詩淑旂綏章朱註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則不必改讀緌又子華子言舜建太常是旂始於舜陳氏謂夏又加綏以致飾甚當不必如鄭孔旂綏互易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黄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駱音洛鬣力輒反蕃字又作番音煩騂息營反又呼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騂剛赤色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

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尚黑故馬黑白相閒而鬣黑殷尚白故頭黑而鬣白蕃赤也周尚赤用黄近赤也而用赤鬣三代俱以鬣爲所尚也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也　方氏慤曰馬以毛物爲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皆以鬣言之剛公羊作犅蓋牛也牡言其質剛言其性

通論陸氏佃曰據此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駱馬黑鬣即視乘驪白馬黑首即視乘翰黄

馬蕃鬣即視乘騵殷白牡周騂剛不言尚尚不疑也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著直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泰用瓦孔疏考工記有虞氏尚陶故知泰尊用瓦著著地無足　孔氏頴達曰此明魯用四代尊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者用之耳殷尊無足則泰罍犧並有足也　方氏慤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尊葢彼名其實此名其義故也著如附著之著下無

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斝音嫁又古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名故并標名於其上琖以玉飾之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

方氏慤曰斝殷尊名而爵亦名之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彝者尊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夏爵
命之以琖盞其制卑淺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
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盞
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詩曰洗
爵奠斝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
飲之琖斝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故
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
存疑陸氏佃曰琖以齊言斝以皀言爵以酒言知然

者盎齊亦或謂之醆酒皆尊一名斝彝知之也

案於爵曰殷以斝灌尊亦曰殷以斝一名而異制抑所受之量有不同者與皇氏謂周爵但用爵形而不畫飾孔氏據周禮太宰贊玉爵駁之謂飾以玉然夏后氏以琖琖亦從玉殷尚質度不質於夏則斝亦以玉飾與陸言齊言皆其說未確彝亦尊屬非爵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夷作彝勺市灼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孔疏周禮司尊彝職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斝彝黃彝亦然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雞彝者畫雞於彝龍勺勺爲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合蒲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合本而末微開也

方氏慤曰灌尊所以實祼鬯之尊也勺用以酌酒者疏疏而通之無他飾焉

通論陳氏祥道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

存疑孔氏穎達曰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蕢讀為凷苦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籥音藥拊芳甫反搏音博揩居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蕢當為凷籥如笛三孔伊耆古天子有天下之號拊搏以韋為之實之以糠形如小鼓

指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四代虞夏殷周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用古代之樂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為鼓蕢桴以土塊為桴葦籥謂截葦為籥　方氏慤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鞸革之聲故也以甶為桴未有斵木之利故也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

鼓至葺籥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極於四代則文質具矣

存疑孔氏頴達曰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　方氏慤曰拊搏揩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

陳氏祥道曰古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亦始於此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為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

案古史神農伊耆氏唐堯亦伊耆氏漢王符帝系篇稱堯為神農後是伊耆氏為古帝號審矣陳氏謂周不當以帝號名官故疑非帝號非確有所據也本文數四代之樂器而曰搏拊指擊則四者斷為樂器無疑以韋為鼓謂之搏拊見於賈子鞉拊椌楬似萬物見於荀子書方氏分樂與器為二亦未的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

世室者不毁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孔疏案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是伯禽玄孫　案史記魯公生考公酋酋弟煬公熙熙生幽公宰宰弟魏公濆濆生厲公擢擢生獻公具具生慎公濞濞弟武公敖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二廟不毁象周之文武二祧也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毁其室故云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毁故云武世室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作記之人盛美魯家之事連文美之非實辭也

通論王氏炎曰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宜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而比武公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廩力甚反頖音判

正義鄭氏康成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孔疏委謂委積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孔疏古者以下大司樂文於此祭之孔疏大司樂祭於瞽宗是也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廩以藏粢盛

通論張子曰四代學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

解之不可解何必强為養老尊賢之地也瞽宗云善聽教歌於此則瞽蓋太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瞽其學則不害亦謂之瞽宗也　方氏慤曰米廪藏養人之物庠亦以善養人也射以序進主於禮瞽宗樂祖在焉孟子言殷為序而此以夏為序言周為庠而此以虞為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其實一也

案此學名虞夏與王制同與孟子異蓋孟子所言是

周鄉學州序習射則取義於序黨庠養老則取義於
庠故王制亦曰虞庠在國之西郊也孔謂諸侯有大
功德則得立異代之學或四或三但魯頌惟言泮宮
不言有瞽宗虞庠他書亦無言魯國學有三四者是
孔說亦因此而云也至於米廩則春秋曰御廩以藏
祭祀之粢盛實非學也豈以米有養義故作此附會
與夫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則魯國學明屬侯禮
而鄉學則有州序黨庠未可知此亦合之以為夸耳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貫古喚反璜音黃父音甫

正義鄭氏康成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孔疏貫與崇連文故知貫國名定四年左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對故知封父亦國名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孔疏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為戟

存疑陸氏佃曰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與

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也案舊説皆以龜為卜龜獨陸氏以為龜名繁弱而引公羊以證之春秋書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何以於二物外增一龜豈龜即弓背與但以弓名名龜終屬無據　輔氏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夸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縣音玄下同鐘章凶反本作鐘説文作鍾字林之用反媧徐古蛙反又古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

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鼗鼓孔疏那之篇置我鼗鼓鄭注置讀曰植引以證殷楹鼓周頌曰應田縣鼓孔疏引有瞽之篇證周縣鼓垂堯之共工孔疏舜典垂作共工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孔疏帝王世紀女媧氏風姓承包犧制度始作笙簧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孔疏聲解和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疎相閒道曰離磬特縣之磬案周禮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鄭注磬亦編而於鐘言之者鐘有編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據此則磬無不編矣劉氏云特磬陳氏祥十二鎛鐘十二依辰次列之蓋皆十二者以各中一律也則作樂時始一鐘終一磬所謂特磬鎛鐘也特者大而編者小矣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曰無句作磬孔疏皇氏

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 孔氏穎達曰垂作調和之鐘叔作編離之磬女媧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 方氏慤曰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本又作筍恤尹反虡音巨翣所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簨虡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

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臝屬羽屬簨以大板為之謂之業孔疏設業設虡業虡相對故知業則簨也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翣扇也言周畫繒為扇戴小璧於扇之上 方氏慤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虡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翣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考工記筍飾以鱗此并云虡者蓋夏時筍虡之上皆飾之以鱗至周乃别或可因簨連言虡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筍則横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

案此筍虡至周而已兼夏殷之飾也魯亦周之飾簨虡者耳記特鋪張其辭故列言之朱子詩傳簨上大

板刻之截業如鋸齒曰業於業上懸鐘磬處又以采色為崇牙狀樅樅然是崇牙即業上如鋸齒處陳氏謂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恐未必然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又都雷反璉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黍稷器孔疏敦與瑚璉共簋連文故云皆黍稷器也

制之異同未聞孔疏鄭注周禮舍人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簠簋異同也

陸氏佃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

稻粱麥苽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　吳氏澄曰簋是盛黍稷之器其盛稻粱名簠　陳氏澔曰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為器有蓋有首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所得惟此耳　方氏慤曰曰敦曰璉曰瑚曰簋則所命之名不同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

陸氏佃曰敦設以對故謂之敦兩敦則四故謂之璉

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匭以此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椇俱甫反楬徐苦瞎反又苦八反獻鄭素何反陳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嶡之言蹷也孔疏蹷謂足橫辟不正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孔疏謂嶡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周禮謂之距孔疏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為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孔疏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房謂足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孔疏周俎

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别為跗足間横者似堂之壁横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魯頌曰籩豆大房椳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陳氏祥道曰殷之横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　方氏慤曰梡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嶡者於足間加横木焉植為立横為嶡故也椇者既有横木又為曲橈之形則於是為具故也此皆漸致其備也椳豆以木為柄若蜡氏之椳而已玉豆則於椳之上又飾以玉也周祭

祀之豆為疏刻之形則燕享之豆不疏刻矣司尊所謂獻尊義亦類此此皆漸增其飾也

通論陸氏佃曰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豆言首竹言籩縢瓦言足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鐙固足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　陳氏祥道曰楬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

案鄭孔於獻尊獻豆皆讀莎謂刻之莎莎然殊無所

據陳氏謂獻言其用則夏殷之豆寧不用以獻邪亦未確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正義鄭氏康成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孔疏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知韍為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魯有四代韍制　方氏慤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

言章章者文之成

通論鄭氏康成曰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韍或作黻孔疏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有四等

案書言十二章至虞而已備虞不徒質也記曰有虞氏服韍豈虞舜之時衣裳則章十二韍則無飾與夫韍在下體即無飾固宜以山以火以龍蓋所謂踵事之增而文漸備者也玉藻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亦

其等與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正義鄭氏康成曰氣主盛也　方氏慤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為主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蓋夏尚黒為勝赤心赤也殷尚白為勝青肝青也周尚赤為勝白肺白也必各祭其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户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故也士冠有嚌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孔疏案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孔氏穎達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 方氏慤曰明水者陰鑒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為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

通論鄭氏康成曰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孔疏引昏禮證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百二十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案太宰職諸侯惟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魯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

六十職蓋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備其數也但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　方氏慤曰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與此不同何也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常多而官之人常少以虞之官其實五十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周三百六十此言三百亦以其實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

亡為言豈其然乎天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天子之官得以相兼矣書言周公為師則三公之職也又言周公位冢宰則六卿之職也豈非相兼者乎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是矣蓋魯用四代之禮樂惟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罍而無大尊夷樂用東南而闕西北皆此意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周官三百六十此云三百者記時

周官亡矣案此舉大數耳作記者未必舉周官一一數之且此時冬官未必亡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綏鄭讀緌綢吐刀反徐音籌

正義鄭氏康成曰綏亦旌旂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孔疏前簨虡既以崇牙為飾此旌旂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此旌旂及翣皆喪葬之飾孔疏前文崇牙壁翣是飾簨虡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按檀弓綢練設旐夏也故知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

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從孔疏引周禮證葬有旌旂及翣之義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旂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旂之飾周亦武取天下殷既以崇牙為飾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崇牙以物為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以障柩車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傳丈專反弑本又作殺音試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　孔氏穎達曰言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媧氏笙簧非惟四代而已此言四代據其多者言之耳亦有但舉三代者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之時

是周末惟魯獨存周禮故以為有道之國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

案此以上因天子所賜禮樂之盛因言魯所有禮樂之器如是其多以繼之當别為一章

辨正鄭氏康成曰春秋時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孔疏羽父弒隱公慶父弒子般閔公是三君弒也朱子曰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歌雍詩樂

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尩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總論孔氏穎達曰記者旣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美大魯國 陳氏澔曰此主於夸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禘郊非禮也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案此篇誣妄先儒所駁甚明然魯畢竟勝似他國孔子言一變至道齊仲孫言魯秉周禮晉韓起言周禮

盡在魯則天下以為有道不妄夫以惠僖之僭天子三家之僭諸侯已失禮樂之本而周公魯公之化猶漸於人心藉此區區禮樂之文猶足以綿延其國况以仁人而用禮樂若子所云一變至道更當何如耶